



紫藤深处一点红  
◎孙镜福



## 时来风送滕王阁

◎钱泽麟

记不得是哪位文人说的:到了江西南昌,有千万个理由去登滕王阁。我只有一个理由,那就是因为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。笔者初夏虽是首次造访,却似旧时相识。

滕王阁在江西南昌市的赣江边。唐永徽四年,由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滕王李元婴所建,阁以其封号命名。上元二年九月九日重阳节,洪州都督阎伯屿在这里大宴宾客,为滕王阁作序。从此,阁以序而著称,序以阁而闻名。

滕王阁规模历代不同,最大时阁高九丈,共三层。东西长有八丈六尺,南北宽四丈五尺。还有二亭:南曰压江,北为挹翠。后又增建迎恩亭,为接恩诏拜御赐之所。阁中为王勃序,翁方纲书。上层前楼额曰:“西江第一楼”。唐宋八大家来过七位,韩愈没来,他留下后楼小篆记:“江南多临观之美,而滕王阁独为第一,有瑰丽绝特之称。”阁中,咏阁的诗文、碑拓、图画,历代不绝,丰富多彩。滕王阁历时1300多年,曾被毁28次,屡毁屡建。近年重建,于1989年重阳节落成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滕王阁,是根据梁思成先生1942年所绘的《重建南昌滕王阁计划草图》,并参照“天籁阁”所藏宋画《滕王阁》,及宋代《营造法式》一书重新设计的。阁建在仿城墙上,明三暗七层。

笔者站在心仪已久的新建滕王阁前,首先看到的是正门巨联,龙飞凤舞的毛泽东草书手笔: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。逐层参观,发现历史上原有的正厅“马当神风送王勃”巨幅壁画和第二层汉白玉雕刻的《滕王阁序》都不见了。还好,有出自安徽歙县明末清初原件门楼砖雕,内容主要展示《时来风送滕王阁》的故事,有木帆船过马当惊涛骇浪的画面,也有王勃挥笔作序的场景,雕刻精美,属上乘之作。还有据苏东坡手书制作的《滕王阁序》黄铜碑。苏轼的书法体势秀伟、意淡骨劲,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寓妙理于豪放之外,为阁序增光添彩。

那年重阳节前夕,王勃乘船去南方交趾县(今越南北部)探父。王勃字子安,绛州龙门(今山西河

津)人,与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并称“初唐四杰”。王勃自幼聪明过人,6岁能做文章,9岁习颜师古《汉书注》,并指出颜注失误处,10岁精通六经,14岁应举及第,后得罪沛王,被逐。多本书记载,其14岁时作《滕王阁序》。也有人认为阁序为王勃27岁时所撰,那年春夏之际,他已因遭遇台风落水而逝,重阳节时人已不在世了。据考证应为王勃26岁省父途中写就。

王勃在船上听说来日就是重阳节,洪州都督阎伯屿打算广集天下才子为重修的滕王阁写一篇《滕王阁记》刻在石碑上。王勃跃跃欲试,却由于顶风船速太慢,怕不能如期赶到洪都。谁知天助王生,船过马当时突转为顺风,竟演绎为“马当神风送滕王阁”的佳话。见清朝诗文大家徐来凤《滕王阁》诗:“帝子当年杰阁开,风流千古此衔杯。王生不借天风力,哪得英名遍九垓。”真是安得长风巨浪,送来江上才人!

话说王勃来到洪州后,只见阎伯屿正在滕王阁内大宴宾客,应邀出席的洪州内外百十位知名人士已步入宴会厅堂。及时赶到的王勃也欣然赴会,被安排在不大显眼的边排末座。正当大家酒酣耳热之际,只见阎公伯屿站起来说:“今天大家欢聚一堂,不可无文章记盛。各位都是当今名流,请写赋为序,使滕王阁与妙文同垂千古。”说着,他命人拿出笔墨纸砚,请大家作文。大家知道,阎都督的女婿吴子章能写文章,且早有准备,以便当众炫耀,于是都推辞不写。最后轮到王勃,他接过纸笔起身说道:“都督盛情难却,我斗胆试笔,望阎大人和各位先生指教。”众宾客不由得大吃一惊,一介青年书生,竟敢当众作文?阎伯屿不便当面拒绝,只得拱手回复:“愿闻佳作。”

大家看到王勃卷起袖口,略有所思,挥毫即书。阎伯屿快快不乐,走出大厅,凭栏眺望江景。他嘱咐部下随时将王勃文章抄报。顷刻之间,部下抄来《滕王阁序》开头几句:“豫章故郡,洪都新府,星分翼轸,地接衡庐。”阎都督一听,

虽说是老生常谈,却把南昌的历史和地理交代清楚了,纵横交错,落笔不凡。接着随从又报:“襟三江而带五湖,控蛮荆而引瓯越。”都督听了沉吟不语,此句举足轻重。阎伯屿正在品味,忽听到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时,禁不住惊呼:“神来之笔,真是奇才!”

当阎都督看到序文结尾的《滕王阁诗》时,王勃已经坐着马车走了。七言古诗不长,抄录如下:“滕王高阁临江渚,佩玉鸣鸾罢歌舞。画栋朝飞南浦云,珠帘暮卷西山雨。闲云潭影日悠悠,物换星移几度秋。阁中帝子今何在,槛外长江口自流。”

结尾诗固然是佳作,却发现空格处少写了一个字,即槛外长江“什么”自流。阎公当即请尚在座的文人补上一字。众人抓耳挠腮,有的说是“船”,有的说是“水”,有的说是“独”。阎都督也是有文化素养的,他认为独字太浅,水字太露,船字太俗,赶紧派使者携带重金快马去追问王勃。追上王勃时,王勃回答没有少写一个字。当使者说明末句“空”了一字时,王勃却说就是这个字啊。使者听不明白,虽无奈也只得回去如实禀报了。

“空”的一字,就是空啊!阎伯屿与在座的文人墨客终于悟出来了:槛外长江“空”自流也。

多少文人为《滕王阁》和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唱赞歌!有白居易、王安石、朱熹、文天祥和辛弃疾等。

“高阁临江渚。访层城,空余旧迹,黯然怀古。画栋珠帘当日事,不见朝云暮雨。但遣意西山南浦。天宇修眉浮新绿,映悠悠潭影长如故。空有恨,奈何许。王郎健笔夸翘楚,到如今,落霞孤鹜,竟传佳句。物换星移知几度?梦想珠歌翠舞。为徙倚,阑干凝伫。目断平芜苍波晚,快江风一瞬澄襟暑。谁共饮,有诗侣。”辛弃疾这首《贺新郎·赋滕王阁》词,也说明“时来风送滕王阁,王勃阁序传千古”。

历史风云吹散多少玉砌雕栏、珠帘旧梦。沧桑是不断变幻的,而人杰地灵和物华天宝却永恒。古人已远,阁序依然。被光阴消磨了千余年的意境,愈发生动和醇美。

走马天下

## 难忘的手拉肩扛

◎季永健

岁月  
流金

42年前,我刚参加工作,就和同事们投入火热的车间建设之中。当年,我们手拉肩扛将精毛纺、粗毛纺设备拉进车间的情景,至今难以忘怀。

1983年3月,南通国棉二厂新组建一个毛纺织车间,从英国、法国、比利时、意大利等国家引进的纺纱设备和国产配套设备、器材被相继运到厂内,六百多只大小不一,装运设备的木箱,堆放在当时补偿贸易车间前的空地上和道路两侧。如何将这些设备运至毛纺织车间内的安装点,成为当时领导们的一道难题。请外面的装卸工,不能随叫随到且费用很高,初步预算了下,需近三万元。要知道,三万元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。

经过反复讨论,厂里成立了一支由30名职工组成的运输突击队,专门负责设备的搬运工作,由我具体负责日常管理,这对于当时只有二十岁又没任何搬运经验的我来说,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和考验。

新“官”上任的我,首先组织大家学习安全知识,同时根据车间内设备安装的顺序制订搬运日程计划,以确保精毛纺、粗毛纺两个工段按期投产运行。进口的设备包装体积大,最重的一只箱子有3吨左右。我就向师傅们请教,了解搬运技巧和要求,还借来了“老虎车”、万向轮、绳索、手动葫芦等运输工具,就这样我和大家一起搬运、一起拉绳、一起拆箱……辛苦着,也快乐着。

从3月中旬到6月初,每天按照设备安装的进度向车间内搬运一只只装有设备的木箱,既要保证如期完成,还要确保安全。4月的一天,外面下着大雨,而当天精纺针梳机安装必须到位,怎么办?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后,我和同事们穿上雨衣,冒着大雨将设备装上“老虎车”。由于箱内装的是整装设备,比较重,我们让一位“重量级”的职工掌舵,用两根绳子拉住车头,每根绳子配上六人“拉纤”,就这样,我们当天硬是将36只装有9台针梳机的箱子全部安全运送到安装地点,确保了安装进度。这样的事例有很多,都让我感动不已。

韩年林、张银华、陈杰明、顾培生、顾新明、周振如、徐广德……也都二十岁出头,都是从部队回来的退役军人,他们将部队中那种不怕困难、敢打硬仗的精神带到工作中,深深感染了我,让我受益终身。范恭恒、沈进生等车间干部多次召集我们开会,就安全运输等问题提出意见、进行指导;通棉二厂有一位负责厂内运输的“小工头”施佩坊给我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。他是一位有经验又非常热心的老师傅,多次来到现场,给我们进行运输指导,告诉我们在运输过程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,尤其是安全上必须保证的措施,多次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。

经过三个月时间,我们将600箱设备,手拉肩扛地拉进了车间,节省了巨额费用,保证了开工生产。当时的《南通日报》、南通电台等媒体报道了我们火热的劳动情景。这也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独立承担的工作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,也一直鼓励着我几十年来勤奋、节俭和不断努力进取。